

更多灌云热点资讯,请关注“今日灌云”官方微信平台(可同步阅读数字报)、“灌云报”微博。通联热线:13815611781

## 永远的麦收

□ 李坤

“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”初夏五月,阵阵南风裹挟着热浪袭来,层层麦浪被吹得焦黄,麦秆早已承受不住沉甸甸的麦穗,乡亲们开始收麦了。

记事起,我家就有一张高大的长条凳,这张长条凳全木榫结构,粗糙、结实、耐用,它可是父亲的宝贝。锯木头、刨木花、编筐、磨镰刀,哪一样都少不了它。

磨镰不误割麦,收麦第一件事就是磨好镰刀。父亲是磨刀的老把式,每年夏收、秋割的镰刀都是他磨的,收麦前父亲磨镰的“嚓嚓嚓”声,是我们童年的音乐启蒙曲。

凌晨四点多,父亲就起床了,长条凳的一头钉上一个“人”字形铁马,把磨刀石卡在里面。开始磨刀了,父亲骑在长条凳上,面前放一盆水,抓过一把镰刀把刀头在水盆里润一下,然后一手抓住刀柄根部一手捏住刀头,眼睛紧盯着刀片在磨刀石上一推一拉,磨了几下后用手擦起几滴水滴在刀片上,一次次地前后移动,浑浊的锈水循着刀片流到了磨刀石上,然后再顺着凳子腿流到了地面,往往几把刀磨下来地面已是盈口大的一汪铁色的水渍。磨镰时,父亲先在磨刀石粗砂面磨一遍,在细砂面再磨一遍,年复一年,磨刀石被父亲磨成了一轮弯月,父亲的腰板也从挺直磨成了一把“镰刀”。

割麦的日子,我们的梦是被父亲“嚓嚓嚓”磨镰的声音唤醒的,等到我们起床的时候,六七把镰刀早已磨得锃亮,经年的镰刀又重新找回了光芒,父亲把它们一把一把整齐地排在边屋的地面上。

磨好的镰刀,父亲是绝对不允许我们拿出来挥舞或者脚跨过去的,哪怕无意的也不行,用父亲的话说“对刀神要尊敬”。如果发现我们违背了他的这个要求,父亲会大声地呵斥我们,并且把刀再重新磨一遍。细细想来,磨好的镰刀太锋利小孩子拿不安全,另外这可能也是朴素的“庄把式”对农具心怀敬畏和对“玩龙玩虎不如玩二亩土”农活的虔诚之心吧。

芒种前后,农人们眼含光芒手握金黄。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把我们喊醒,吃了春节以来最丰盛的早饭,和父母一起朝麦地赶去。父亲腋下夹着把镰刀,快步来到地头望了一眼金黄的麦子,“呸”地一声往手心里使劲儿地吐了一口唾液,然后双手用力地搓了搓,握住镰刀一伸一勾一帶一拢,几个动作下来行云流水,一小片麦子势如破竹般夹到了腋下。初夏的天气割麦,人窝在齐腰深的麦田里,密不透风,湿热、气闷、嗓子发干,汗衫呈半干半湿状黏在身上,那份辛苦是难以用文字来描述的。

蚕熟一时,麦熟一晌。割麦子是抢收抢种,时间最为宝贵,谁也不敢有半点懈怠。割麦紧张的时候,早晨去麦地中午不回家,一个人会准备两三把镰刀,有时还会把磨刀石也带上。中午用煎饼包上西红柿鸡蛋或者豆角烧肉,水壶里的热水管饱,偶尔还会带上几根黄瓜和烧瓜,吃过饭在树荫下再歇上十多分钟,这是收麦时难得的惬意时光。

麦场在前几天就用碌碡压得平平整整,麦子割好捆好,用平板车运到卖场上摞成一堆。当麦场上垛成一座座小山,麦子也割得差不多了。挑一个大晴天,把麦子摊在麦场上,晒上半天,吃过午饭的太阳最辣,麦场上的麦秆和麦穗被晒得噼啪作响,此时父亲、哥哥和我拉着装上木框的碌碡在麦场上一圈一圈地碾压麦子。张牙舞爪的麦秆和麦穗被碌碡一圈一圈地碾过去,颗颗饱满的麦粒就落了下来。拉碌碡的爷仨,父亲是老牛,我们哥俩是牛犊,骄阳似火下的我们汗流浃背地在麦场上播种着梦想和希望。

“一麦顶三秋”对庄户人来说,麦收就是一场十年寒窗的大考,神圣而庄严,从磨镰到麦粒装袋入库,每一项工序、每一个步骤都是紧张而忙碌的。

星海横流,岁月成碑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,如今我已远离家乡那片曾带给我无限憧憬而又心生胆怯的土地,老家的麦收早已机械化,我也住在宽敞明亮有空调的城市楼房,可每到麦收季节总会想起父亲清晨磨镰的“嚓嚓嚓”声,想起割麦中午坐在树荫下休憩的短暂时刻,想起在麦场上大汗淋漓拉碌碡的午后……这些曾经的瞬间,一如麦香般沁入心脾永驻心怀,激励着我勇毅笃行一往直前。

## 黄圩行

□ 张学德

6月10日上午,我受原乡农经站长袁春东邀约,与他的同学李老,及刚从苏州回家的原我村张书记一行四人,乘坐蒋女士的车去黄圩半日游。

车由家乡杨集镇经灌南入响水,一路顺风顺水,于8点20分抵达黄圩街。我们初来黄圩,下车所见,总体与其它集市雷同,店摊排列有序,商品琳琅满目。不同的是入耳都是亲切的软绵绵地方腔。在一小商品店门前,我们询问此地好玩处。店主说离这不远有云梯关。李老忽然想起女儿一位朋友就住黄圩街,二十多年没见面了。他上前打听。店主摇头:“不知道,像你们这样年龄,要问岁数大的人。”边上另一位女店主说:“我去替你问问。”说着转身朝西边几个休闲的人走去。还真巧,女店主回来说:“他在,家在西面不远的街南边。”

李老让我们稍等,他坐蒋女士车前去拜访。

我们仨借坐在一小食铺门口,袁老想喝热水,可这没有。我便到街北卖杂粮的店门口:“姑娘你好!请问有开水吗?我们一老年人想喝热水。”“有杯予吗?”“忘带了。”“温水行吗?”“行啊。”她转身进屋,一会儿用一次性杯子端来一杯水。我双手接过,向她道谢。“没什么,这水烧着呢,需要再来。”

袁老水刚喝完,蒋女士的车也到了。副驾驶下来一位男士,年逾古稀,头发花白,个高肤黑。李老介绍说:“他就是我孩子朋友王正贵。”

我们热情握手,老王言语间给人热情爽直的感觉。上车行驶到文化站对过,他要去做个核酸检测,让车稍停。

几分钟后,他来了。他向导兼导游,带我们过生态公园,经正在筹建的景区,到与滨海县一河之隔的黄河故道的小桥边下车。

桥头“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源头”的标识牌非常醒目,小桥中间的栏杆上刻有“中国南北分界标志”。老王说,黄圩是“三市”(盐城·淮安·连云港)“五县”(灌南·涟水·滨海·阜宁·响水)的交汇处。

走在窄窄的小桥上,我扶着桥栏远眺自西向东蜿蜒静流的黄河故道,绿树夹岸,郁郁葱葱,在阳光照耀

下,碧水清澈,蓝天白云倒映水中。不时有鸟儿从树林飞出,一俯冲展翅贴水面掠过,有黑的水鸟在水上游走。我在默默享受眼前这充盈着生命的自然画面。有几个男女游客在岸边徜徉观赏。铺满碎石子的人行道已现雏形。老王说若不是疫情耽搁,这儿的景点已打造好了。

顺着流水清清的黄河故道,我追西捉东的目光希冀从中发现什么。思绪瞬间被激活,穿越千百年时空,想象着决堤的黄河汹涌澎湃,浊浪排空,如脱缰野马,一路狂奔,夺淮入海,给沿途百姓带来深重灾难。我似乎望见人在茫茫黄汤中拼命挣扎的凄惶画面。耳畔响起的涛声仿佛裹挟着历史的脉息,随我的思绪浅吟低唱。

由黄河故道,我们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“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,遂了平生意”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。当年他带领兰考人民与风沙、洪涝、盐碱作斗争的事迹感人至深,传遍全国。因为我们同行几人都曾被那个倾注热情的时代、倾注为民情怀的焦裕禄精神感动过。大家不由得你一句我一句地凑想起心头那每唱每亲、一唱就觉动人内心的歌颂焦裕禄的歌:

故道黄河东流去,留下一片荒沙地。党为了给咱除“三害”,派来了焦裕禄好书记……

心中带着一种无言的眷念,我随大家登车离开黄河故道,来到不远的云梯关。所谓云梯关,它不过是立于八角亭内一块高约长余的青石,正面刻有“古云梯关”的鎏金大字。它素有“江淮平原第一关”“东南沿海第一关”之称,见证着历史上黄河夺淮合流入海的浩浩水事。为不虚此行,我们与其合影留念。从镶嵌在连接望海楼路面的几块记事牌可知,明代云梯关建土城五座,清代清河总督改建禹王庙,在禹王庙后面建望海楼。龚自珍曾在云梯关留下“云梯关外茫茫路,一夜吟魂万里愁”诗句。著名书法家米芾任涟水军使时,多次游云梯关,留下《中秋登海岱楼作诗》《蝶恋花·海岱楼玩月作》。

都是上岁数的人了,一路未停脚,都感疲惫,对近在咫尺的禹王庙与气势恢弘的大雄宝殿已力不从心,但我们将最后目标和全身余力锁定于眼前的望海楼上。那金碧辉煌的七层宝塔实在撩人。袁老与张书记捷足先登,李老与老王都望而却步,无意攀登,我和蒋女士尾随其后。兴致战胜了疲惫。到了顶层,我已大汗淋漓,但看袁老仍如平常,全然不似八十老者的样子,我从心底佩服。

在塔顶眺望,虽不见海,但茫茫原野,收割后的麦茬地一片金黄;白墙红瓦、样式各异、掩映绿树间的居民小楼鳞次栉比。此景让我思想的触角伸向历史岁月深处:

沧海桑田啊!这历史上曾因黄河夺淮入海连年水患的土地,这曾是盗寇兵匪出没,屡遭日伪敌顽铁蹄践踏的土地,不仅记录着黎民百姓被迫害蹂躏的凄惨景象,更见证了当年八路军新四军与入侵家园的强敌殊死战斗的悲壮……上世纪60年代,“张黄六”(张集黄圩六套)曾被称作“苏北兰考”的贫穷地,今天竟是一片祥和、富庶,怎能不为盐阜老区这乡村振兴的新时代、新图景称奇?

但看展现眼前这幅社会发展的壮丽画卷,那些早已被黄浪吞噬的灾民,那些曾汇集云梯关且湮没在历史尘烟中的骚人墨客,那些为人民幸福血洒疆场,忠魂埋葬在这片土地的无数先烈,你们感知今日这片热土的辉煌变迁了吗?

从望海楼下来,天已近午。老王带我们驱车直抵已定好的王府大酒店。他做东热情款待我们。席间大家相互推杯换盏,不停敬酒,畅谈相聚之欢。散席后,我们在互相祝愿中告别老王,告别黄圩,乘车北归。

路上,微醺的我,脑海像放电影似的交替浮现着热情好客的黄圩人,温顺流淌在黄河故道上的碧水,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古云梯关,以及望海楼的雄姿。

## 碗底茶生凉

□ 申功晶

江南人喝茶也喝得文雅秀气,旧时讲究的大户人家多用官窑胎填白盖碗,小口小口抿着喝。记得年少时读《红楼梦》,印象颇深的莫过于轻裘脂粉堆里的“仙姑”妙玉,这位“十指不沾阳春水”的官家小姐,对品茶之道自有一番独到的风流见解:一杯为品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、三杯便称之为“饮牛饮骡”。

若当秋、冬之际,小盏饮茶自然风雅无边,可时值盛夏,却让我怀念起北方人大碗喝茶的爽快劲儿。我儿时,曾在北方乡下阿婆家呆过一段日子。那时正值盛夏,为了给田地里忙活忙碌的丈夫送茶点垫饥解渴,阿婆每天中午先烧好一壶开水,然后抓上一撮茶叶,扔在茶壶里,一冲泡就是满满一大壶绿茶。约莫中午时分,阿婆将大饼、锅巴、地瓜之类粗粮点心,一并装在竹篮里。我陪同阿婆提着点心和茶水,一同去给阿公送中午饭。到了田埂地头,阿婆从竹篮里取出一个海碗,将茶倒在碗底,阿公大口吃饼、大碗喝茶,既解渴充饥又提神醒脑,满满一碗酽茶,咕咚咕咚,一饮而尽,这般喝茶法,大概就是妙玉小姐口中的“驴饮”罢。茶是真正的粗茶,泡茶的器具也长得五大三粗,可阿公却喝出了琼浆玉液的味道。看得我眼馋不已,在一旁吵吵嚷嚷着要喝。阿婆在一旁哄我:“小孩子不能喝老茶的,喝了晚上睡不着。”

后来,我回到南方老家,学校放暑假,闲极在家,想起古有“富人吃冰,穷人静心”的消暑法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家虽算不上富庶,但冷饮还是吃得起,偏生颇谙养生之道的老祖母不许我吃冷饮,说冷饮最伤脾胃。可暑热难熬,邻居小孩一天几支冰棍,看得我羡慕嫉妒恨。于是,灵机一动,从橱柜取了一个饭碗,打开父亲的茶叶罐头,取一撮撒入碗里,先用热水冲泡,待到凉却,便端起大碗茶,学着乡下阿公的模样,一口接着一口喝,那茶入口清鲜甘冽,其去暑解渴之功效丝毫不亚于冰淇淋。

大学毕业,参加工作,因职业缘故,经常走南闯北,见识了天南海北风情各异的大碗茶。我来到成都,这个号称“泡在茶水里的城市”让我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“茶都”。几乎每条大街小巷都有茶摊,几十张竹椅就围成一个露天茶馆,茶客们一边喝着碗盖茶,一边海阔天空闲聊,从柴米油盐到风花雪月,这般饮茶,令人心生亲近。我做客恩施,那里山多岭峻,深山出好茶,一碗茶水成了土家青年男女定情之物。沉浸在风情火辣的《六碗茶》歌声中,仿佛喝光了茶,就能抱得美人归了。我邂逅济南,在这座有“天下名泉七十十二”的古城,喝茶成了老济南“开门七件事”之一。我学着《老残游记》中的老残,于趵突泉旁,在爬满藤蔓的走廊下,拣一处茶摊,老式的八仙桌、长条凳齐整摆放,茶博士手持青花瓷大茶壶,忙活着为顾客倒茶,茶水从茶



魏士化 摄

壶中倾倒而出,茶汤香气扑鼻。就地取材用水质清澈甘甜的趵突泉泡茶,兑上茉莉花,一个淡悠悠的兰花香溢散开来,喝一口,甘冽生津,泉水泡茶,消暑实惠,比冰镇饮料养生。旧时的老济南,在大树底下,端一大碗茶,听说书、相声、唱戏……

其实,大碗茶早有典故。比如,四大名著《水浒传》中有一章《王婆貪財說風情,郭嫂不忿鬧茶肆》,那位给西门大官人拉皮条的王婆开了个茶肆,兜售的便是大碗茶,另配上方子松、核桃仁之类点心。被誉为“世界短篇小说之王”的我国古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,科考屡屡落榜,心灰意冷的他,每个炎炎夏日,在山东老家蒲家庄村口道旁,支起一个布篷,摆上木桌、木凳、粗瓷海碗,即成一个简陋的茶摊,南来北往的旅人在烈日炎炎下长途跋涉,早已口干舌燥,见有茶摊,摸出两个铜板买一碗茶,顺带歇歇脚积点力。为了搜集各地风情和民间奇事,蒲松龄订了一个规矩:凡只要行人讲个故事或说个奇闻,就能免费喝大碗茶,分文不取。一坐二十年,搜集了大量风格迥异的鬼怪素材,谁能料到,一部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,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的皇皇巨著《聊斋志异》竟是用一碗碗粗茶换来的。

忽然夏天,虽然人类已跨入空调续命的年代,可四季乃天时所定,出汗也是排毒,空调用多了伤阳。我坐在院子里,从罐头里取一撮洞庭碧螺撒入白瓷碗里,冲入热水,看蜷曲的茶芽在热水里舒展开来,上浮下游,茶汤渐呈碧色,绿的深邃,似乎江南的整个夏天就沉淀在这碗茶水之中了。我趁热“咕咚咕咚”一碗下肚,初时热汗迭冒,浑身三万六千个毛孔舒张开来,待沉下心来,五脏六腑似也沁入了茶滋味,飕飕生出一丝凉意。

春天时候的水塘是寂静和祥和的,只有一两声的蛙鸣以及日照的波光,还有偶尔鱼儿的跳跃,激起的片片涟漪。过了立夏就不同了,仿佛一夜之间,塘面上就擎起了一片片婴儿手掌大小的绿色荷叶,椭圆型的,一片片恣意地伸出来了。没过几天,荷叶越长越大,开始随着茎秆慢慢地升起来,慢慢地慢慢地,变成了一张张绿色的大玉盘,又像一把把绿色的遮阳伞,慢慢地,一朵朵粉嫩的花苞也从圆圆的玉叶上冒出来了,层层叠叠的花瓣裹在一块,欲开未开,像睡眼惺忪的小姑娘。

“风蒲猎猎小池塘,过雨荷花满院香”。夏雨过后,水塘的景致更加迷人,一朵一朵的荷花都绽开了笑颜,像刚沐浴完的美人,亭亭玉立,穿着绿罗裙,在微风里轻轻起舞,妩媚,艳丽,楚楚动人。那硕大的荷叶上还滚动着水滴,微微吹来,摇摇欲坠,一滴一滴像晶莹剔透的玛瑙。不仅让人想起了“因行过东湖,荷叶恰新美。柔茎柄圆盖,嫩蕊出清泚”的诗句。此时的蛙鸣也开始恣意起来,傍晚时分,暑气退去,蛙儿开始了此起彼伏的鸣叫,更为荷塘增添了热闹的氛围。

荷花它有多种别称,如莲花、芙蕖、水芙蓉、藕花、红蕖等。属多年水生草本花卉,花期6至9月。而且荷花全身是宝,藕与莲子可食用,而莲子、根茎、藕节、荷叶、花及种子的胚芽都可入药。其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也多为世人称颂。周敦颐就曾在《爱莲说》里赞扬过荷花: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

与友人欣赏过西湖荷花的壮观,一眼望去,那荷塘里的浓翠连着万千嫣红连绵不绝,微风一来,那荷叶泛起的涟漪就一层层荡漾开来。那场面之壮观,真印证了宋朝杨万里的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所描写的荷塘景观。如果把西湖的荷花盛景比喻成大家闺秀,那么老屋后面的荷塘可以算得上小家碧玉了。几十株荷花亭亭净植,在夏日里盛放,亦是动人心神。

微风阵阵,清香缕缕,这半亩水塘的荷花盛开着,芳香着,醉了眼,亦醉了心……

## 三轮车夫

□ 金林

小女瑞儿今年四岁半,很喜欢跳舞。妻子说,那就给她报个舞蹈班吧。我们去附近的一家舞蹈学校前台办理入学手续,等到付款时,得知不能用电子支付,

只能付现金。我当时包里没有带现金,只有一张银行卡,便去找附近的银行取款。

这时候,天空中飘起了毛毛雨,风一阵一阵刮过来,吹在脸上,颇有些寒冷。

走出银行,雨下得有些大了。此处较偏僻,距离舞蹈中心有一些距离,还没有通公交车,左等右等,就是没有一辆未载客的出租车驶过来。瑞儿一直喊冷。我开始有一些着急。

这时候,马路驶过来一辆橘红色的全封闭电动三轮车,驾驶员是一位黑瘦的老人。我们便上了车。

到舞蹈中心交钱时,妻子怎么都找不到装钱的手包,急出了一身汗,后来才想起来可能是掉孩子时,她把手包落在了三轮车上。我们急匆匆下楼,来到刚才停车的地方,四处张望着,可哪里还有三轮车的影子?

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,街道上行人稀少,车水马龙,唯独不见那辆三轮车。

“车来了。”正当我心急火燎地东张西望时,瑞儿轻轻地喊道。我回头一看,一辆橘红色的电动三轮车停在我们身边。司机下了车,正是那位黑瘦的老人。他手里拿着一个手包,正是妻子的手包。他把手包递给我:

“这是你们的吧?”

我急忙接过手包,打开后,看到厚厚的一沓钞票,惊讶地看着那位车夫,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那车夫说道:“刚才有客人要上车,我拉开车门,才看到这个包,猜想是你们落下的,就让客人坐别的车,怕你们着急,赶忙给你们送过来。”

老人随即驾车上离去。望着他远去的身影,我许久才缓